皇明典故紀聞

皇明典故紀聞卷七

交河　余繼登　緝
臨朐　馮　琦　訂
新城　王象乾　校

通政司所受四方奏疏凡非重務悉不以聞逕送六科

成祖知之召參議賀銀等責曰設通政司所以決壅蔽達下情今四方言事朕不得悉聞是無通政司矣朕主天下欲周知民情雖細

微事不敢忽蓋上下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
昏君其不知民事者多至亡國爾欲朕效之
乎自今宜深懲前過凡書奏關民休戚者雖
小事必斷朕於聽受不厭倦也

成祖退朝顧謂侍臣曰若等無事家居時亦不
廢觀書否對曰有暇亦時觀書自適

成祖曰常愛孔子言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
朕視朝罷宮中無事亦恒觀書深有啓沃若
等皆年富力强不可自逸大禹尚惜寸陰朕

與汝等何可不勉

○回回進玉碗

成祖謂禮部臣曰朕朝夕所用中國磁器潔素瑩然甚適於心不必此也況此物今府庫亦有之但朕自不用又已虜貪而諂朕受之必應摩賚之將有奇異於此者繼踵而至矣何益國事

○人材高文雅陳言時政首舉建文事次及救荒恤民言辭率直無所忌諱都御史陳瑛請

罪之

成祖曰草野之人不知忌諱其中言有可採勿以直而廢之又召尚書鄭賜諭曰不罪直言則忠言進諛言退自古拒諫之事明主不爲卿當體朕心今後言事者但觀其可用與否人所見不同若有拂逆不可加罪玦刻薄非助朕爲善者卿等戒之文雅可付吏部量才授官

成祖與侍臣語知京師有疾不能得醫藥者歎

曰內府貯藥甚廣而不能濟人於闕門之外
徒貯何爲命太醫院如方製藥於京城內外
散施復曰朕一衣一食不忘下人之艱猶於
咫尺不能有濟何況遠外

○永樂五年春敕討安南總兵官張輔等曰聞
爾已破賊東都得糧甚多足克軍食宜愛惜
勿妄費廣西所運餉即停罷如已在途就所
至城堡貯之令如法守備輓運軍民悉罷歸
觀此敕可見國初用兵尚能因糧於敵今之

東征者何獨不然

〇永樂間直隷浙江軍民子弟披剃爲僧赴京
請度牒者千八百餘人
成祖怒甚曰　皇考之制民年四十以上始聽出
家令犯禁若此是不知有朝廷矣命悉付兵
部編軍籍發戍遼東甘肅因歎曰朕遵承舊
制一不敢忽下人尚縱肆如此何況後來此
不可宥且此輩皆螟螣不可蓄育

〇永樂初脩北京宫殿有大木數株不藉人力

一夕出大谷達於江因封其山名神木山遣
官建祠立碑
〇永樂時守衛官有於皇城下誦經者
成祖聞知召至諭之曰爾爵祿自誦經得之耶
身備宿衛不於此時用心防奸乃一志誦經
可乎若意欲脩善當存心忠孝不越分違法
自然有福如無是數者而望有福無禍得乎
若閒暇之際口欲誦念則
太祖高皇帝御製武臣大誥等書其中皆趨吉避

內保當真之道爾取以講讀亦於身家有益矣今後若仍於宿衛之所誦經者必罪不宥

成祖以皇長孫出閣就學召翰林諸臣諭之曰人於學問常以先入之言為主朕長孫天資明睿爾等宜盡心開導凡經史所載孝弟仁義與夫帝王大訓可以經綸天下者日與講說浸漬之久涵養之深則德性純而器識廣他日所資甚大不必如儒生繹章句工文辭為能也

成祖與羣臣論政事每至坐久或言語多傷氣非調養之道當務簡默爲貴

成祖曰人君固貴簡默但天下之大民之休戚事之利害必廣詢博訪然後得之非好多言也不如是不足以盡羣情

〇永樂時武昌僧欲脩觀音閣以祝聖壽

成祖不從曰人脩短有定數禍福由所行所行誠善福不祝當自至不善禍非祝所能去人但務爲善何假外求哉

永樂時開平衛卒蔣文霆言王者以天下爲家以百姓爲子今有司歲辦各色物料名爲和買其實强取於民萬不償一若其土產尚可措辦非土地所有須多方徵求以致傾財破產今後有司妄取民一錢者以受財枉法論其各色物料非土地所有者禁勿取從之

成祖謂都御史陳瑛曰國之本在民民無食是傷其本朕自嗣位以來夙夜以安養生民爲心每歲春初及農隙之時勑郡縣濬河渠修

築圩岸陂池捕蝗蝝遇有饑荒即加賑濟比
者河南郡縣薦罹旱澇有司匿不以聞又有
言雨暘時若禾稼茂實者及遣人視之民所
收有十不及四五者有十不及一者亦有掇
草實爲食者朕聞之惻然亟命發粟賑之已有
饑死者矣此亦朕任用匪人之過已悉寘于
法其榜諭天下有司自今民間水旱災傷不
以聞者必罪不宥
成祖嘗謂侍臣曰聞近俗之弊嚴於事佛而簡

於事其先此教化不明之過朕於奉先嚴日夕祇謹未嘗敢慢或有微恙亦力疾行禮世人於佛老竭力承奉而於奉先之禮簡略者蓋溺於禍福之說而昧其本也率而正之正當自朕始耳

成祖嘗謂都察院臣曰自昔閹官弄權假朝廷之號令擅調軍馬私役人民以逞威福生事造釁傾覆宗社者多矣我

太祖皇帝監前代之失立綱紀明號令調發軍

遠必以偽寶文書朕即位以來一遵舊制愛
恤軍民前者一軍一民不許擅差復命
所司嚴切禁約去年曾命內使李進往山西
採天花此一時之過後甚悔之更不令採近
聞李進詐傳詔旨偽作勘合於彼召集軍民
復以採天花為名假公營私大為軍民之害
[illegible]之月亦不敢違計李進所為與昔
之弄權者何異若後來倣效益多朝廷威福
之柄下移禍患何以統治天下今進所為所

在軍民官都不奏來此亦與胡藍齊黃欲壞
國家事者何異爾即差御史二員徑詣山西
將李進一干爲非之人鞫問明白械送京師
必寘重法若都司布政司有干涉者併鞫治
之雖關皇親亦不恕仍令御史用心推治不
可容縱

文皇后弟徐增壽靖難時陰有翊戴功爲建文
君所害
成祖正位將追命之爵以語后后力言不可後

追封定國公命其子景榮襲爵乃以告后后

曰此　上之大德然非妾志也其高識如此

文皇后嘗問

成祖陛下曰與共圖政理誰何

成祖曰六卿治政務翰林職論思典詞命皆朝

夕左右者也因請悉賜其命婦冠服鈔幣且

諭之曰妻之事夫其道豈止於衣服饋食必

有德行之助焉古之公侯夫人及大夫士之

妻助成其夫之德化有形於詩歌有載諸史

傳者矣古今人豈相遠哉常情朋友之言有

從有違夫婦之言婉順易入吾在宮中旦夕

侍　上未嘗不以生民為念每承顧問多見

聽納今　上所以共圖理道者六卿翰林之臣

數輩諸命婦可不有以翼贊於內乎百姓安

則國家安國家安則君臣同享富貴澤被子

孫矣

○嘉定縣僧會司言舊有僧六百餘人今僅存

其半請以民之願為僧者給度

陛下不許內官弟姪在外營事並置立家產者

此也疏入調外任

○天順八年十二月陞左正一孫道玉爲眞人給誥命道士乞恩贈封自此始

○成化元年正月朔適值立春百官行慶賀禮順天府官進春致詞云茲遇紀元成化正旦逢春氣節會同天人交泰恭惟

皇帝陛下膺乾納祜奉天永昌

○給事中秦崇言師克在和今鎭守者有善其

而巡撫者或言其否巡撫者有奇策而總戎
者或指爲非進止殊途戰守異見何以成功
憲廟報曰人各有長朝廷所以參用文武内外
之臣以任邊討正欲其彼此相資可否相濟
以共成王事耳苟或各懷私妬護已之短沮
人之長幾何不遺邊患大抵天下之事同則
成異則敗者皆然也戒其異而勉於同豈特
邊臣爲然哉

○編脩丘濬言兩廣之賊所以多於前者起於

前日總戎者之濫殺無辜也蓋此輩俱是平
民方無事時輸賦稅供力役養兵奉吏將賴
以爲巳之保障一旦外寇入境焚蕩其室廬
戕殺其親屬欲入城則閉門不納將入山則
又與賊遇四顧無依不幸爲賊所虜姑從之
以延頃刻之命賊劫持而虐使之行則使負
擔息則使樵爨攻城則驅之以當矢石及奔
則棄之以遺官軍僥倖不死賊去之後仍趨
官府輸賦役如常時其心固自忖曰我之從

賊豈得已哉他日賊平我等故良民也忽聞

大軍之來喜得更生大軍既至其眞賊遁入

深山顧將不得已從賊者誘而出之殺以爲

功由是聞者皆甘心爲賊矣宜曲加寬貸許

其殺賊贖罪按散賊黨與以孤其勢其討無

便於此者

（）成化元年二月巡撫湖廣都御史王儉言時

事內有撿查僧道一欵謂我　朝裁損二教

明示禁約今游手之徒冒名僧道動計萬千

弟僮奴自幼投爲閹者并其父兄發北京爲民種田及盧龍牧馬寺主僧擅容留者亦發北京爲民種田

成祖嘗語吏部臣曰用人當量其才高下而任之譬若器焉能容數石者投以數石能容數斗者投以數斗過則不可若以小才任大職則敗事以大才任小事則枉人其精審之

法司奏錄囚當決者三百人

成祖謂諸臣曰三百餘人未必人人皆實有一

不實則死者嚬冤爾等吏從容審之一日不盡則二日三日便十日亦何害必使其無冤大抵人之實情難得有言語便捷輒駕[illegible]詞者惓實情者有訥於言雖懷情實而口不能發者須詳悉以聽亦不可以刑迫之近有僧貼匿名榜言縣官貪汚法司推問疑一吏與之有隙遂極榜掠吏不勝即引服僧之從者惘吏無辜赴官首其事逮僧鞫之果得實向使僧之從者不言豈不枉殺此吏法司以刑迫

人往往有此弊今三百餘人寧無一二冤抑
爾等其詳審之既而得釋者二十餘人
○永樂七年春御史何晟以過鳳陽陪祀　皇
陵直行𥨊殿御道且入殿狎玩論大不敬戮
於市
○永樂七年春
成祖諭禮部臣曰我
太祖君天下四十餘年法度明備朕恪遵成憲
今四方無虞民物康阜思與臣民同樂太平

自正月十一日爲始其賜元宵節假十日百
官朝叅不奏事聽軍民張燈飲酒爲樂弛夜
禁著爲令元宵放假始此
（　）靈丘縣民李文秀妻一產三男循例給粮至
八歲有司請罷給
成祖命至十歲罷之
（　）永樂七年諭北京耆老曰朕惟古先帝王之
治天下以安民爲務而安民之道以教化爲
先是以上下相承風俗淳厚天下和平朕受

害常在我而利常在彼也况用兵不已供費日煩以易搖之人心供不已之軍費臣恐外患未除内變將作若善為撫綏招致俾見在之民懷惠而不動搖被脅之衆聞風而皆歸附則賊黨自消矣

憲宗嘗諭六部臣曰天工人其代之若事當行而緩於覆奏是忽天工也其可乎自今各衙門一應奏題旨意即明白覆奏發落毋得稽緩五日内不覆奏者該科劾之

成化初禮部言近年哈密不時來貢動以千百名爲進貢實則貪饕宴賜朝廷保小懷遠之仁固不恤此然道路疲於遞接府庫竭於賞賜合酌量事體哈密使臣歲一入朝不得過二百人癿加思蘭五十人其土魯番亦力把力等或三年五年入貢不得過十人乞勑甘肅等處總兵巡撫等官嚴加防範仍勑哈密王母等依期來朝從之

成化初大學士李賢言荆湘賊寇雖已往征

其間山林深阻流民積聚衆多賊聞大軍南
下必邀劫流民以爲黨助其流民亦恐官軍
一槩剿殺因而黨賊偷生如此則賊勢益衆
愈難撲滅宜降榜文開諭流民俾各安業有
能率衆擒賊首或斬首來獻比軍功加倍陞
賞其有被賊脅從走脫來首者免其罪有功
一例陞賞從之
○成化時諭德孔公恂言京師天下根本今内
政不脩將老兵弱何以應變北虜近爲邊患

兵部榜諭各處召募壯勇夫朝廷養兵百年纔有小警輒欲募兵以有示弱之意萬一黠虜窺我虛實擁衆南下不知誰可禦之者臣見京師以南德州臨清東昌徐州等處皆襟喉要路除運糧操備之外守城不過疲卒二三百人間亦有空城者小有阻滯糧道不通請於德州抵徐楊及眞保定等處起集民壯分屬軍政官訓練以備不虞詔下其奏於所司

稅旣棄業逃徙則租稅無出若令里甲賠納必致破産破産不足必又逃徙租稅愈不足矣卽移文各處有若此者悉停徵其稅縣官不能撫民致逃徙者姑宥罪令卽招撫復業勿復擾之

成祖征虜次凌霄峯謂學士胡廣等曰諸將此來不聞進一言何也對曰成筭在上星火之煇何能上裨日月

成祖曰是何言也聖人有資於芻蕘之言況君

臣之聞古稱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朕有所為必盡衆人之情何嘗專任一已以掩羣策

成祖北征至威虜鎮日暮猶未食中官請進膳曰軍士未食朕何忍獨先飽令人視各營軍士皆食始進膳

○隆平侯張信强占練湖八十餘里又占江陰縣官田七十餘頃為都御史陳瑛所劾

成祖曰昔中山王有沙洲一區耕農水道所經其家僮嘗據之以擅利中山王聞之遂歸其

地於官令信何敢貪縱厲民如此命法司雜治之

成祖御右順門覽奏牘時御案有鎮紙金獅獸側將墜給事中趨進移置案中

成祖顧侍臣曰一器之微置於危處則危置於安處則安天下大器也獨可置之於危乎尤須安之天下雖安不可忘也故小事必謹小不謹而積之將至大患小過必改小不改而積之將至大壞皆致危之道也

成祖因法司奏審錄諭之曰刑當矜恤然論刑之際尤當明其君子小人若君子有過如失足溝瀆偶出於誤當矜其情而將護之小人有罪如貪饕飲食恣意爲之非過誤也君子誤犯而不恕非佑善之道小人故犯而不懲有縱惡之失爾等其審邪正精權度不宜槩論

成祖聞温州府民歳輸白礬赴京者阻險山路負運艱難因問工部臣礬欲何用對曰以染

成化元年秋南京吏部郎中夏寅奏馬快船隻供應艱苦所載官物一箱一櫃而已輒用一船夾帶客商裝載私貨所至騷擾法宜禁約部覆從其言凡送官物務儘船裝載每船添夫上水二十名下水五名軍衛三分有司七分違者并應付之人皆治以罪

成化元年十一月　上謂戶部臣曰律條明開收受稅糧聽令納戶親自行槩平斛交收比來收糧者作弊多端且每石加耗米一尖

不過五升令軍官顧明加一斗可見官攢人
等侵害過多今後收糧俱用平斛聽令旗軍
行槩每石耗米五升二十斛加與一石落地
餘米旗軍自收不許隨斛上倉亦不許官攢
人等勒要囤基財物仍嚴加禁約敢有仍前
作弊許令巡倉御史糾奏究問
○都督過興鎭廣西還道經祁陽怒知縣李翰
應接不以時令子得隆率部卒拽翰及其子
釗撞掠之俱死河下翰妻愬於朝勘得實時

興以疾卒于道興妻爲子求免死

憲宗不允命即誅之

○高州府知府劉海者湖廣人知高州時值廣西徭賊入境民携家避賊者海皆閉門不納城外積屍數里犬食皆肥腯海乃烹犬食之時有城裡人食狗城外狗食人之謠

祖宗時鈔法通行故官員以鈔折俸其後新鈔一貫時估不值十錢舊鈔纔值一二錢甚至積之市肆過者不顧以十貫折俸一石是斗

米一錢也小吏俸薄無以養廉莫甚於此
○光祿寺卿蔚能者陜西朝邑人雖出身吏胥而盡心職事每宴會躬自檢視必求豐潔在光祿三十年未嘗持一臠還家其尤可稱者能嘗率其僚請清查入内供應器皿有旨逮問能謂其僚友曰 上怒不可測某老矣請獨任之諸公方嚮用不以相累也既而獨受責降調官南京退無後言今之士夫平日以意氣相處者位相軋則相傾過相累則相諉

榜申明違者殺不赦

○廣西河池縣民言縣有銀礦大發長沙府民言其鄉產銅發民採煉可獲厚利成祖曰獻利以圖僥倖者小人也國家所重在民不在於利皆斥之

○法司所逮犯人内一二人欲有所陳訴錦衣衛官促之起遂不得陳成祖見而知之曰在朕前下情尚不得達況千里之外哉顧錦衣衛官曰繼今敢復爾者必

誅

○永樂中脩國子監

成祖謂工部臣曰太學於國體甚重者蓋成就賢才之地視他官府須堅緻弘麗有加爾尚書侍郎亦頻往督視

○永樂中鎮撫陳恭言侍衛防禦宜嚴外夷異類之人不宜寘左右

成祖曰所言禁衛宜嚴最是爲君用人但當明其賢否何必分别彼此尚書呂震因請罪恭

妄言

成祖曰朕之心本是忠朝廷豈可罪朕恒語卿等言事之人有乖謬當容之罪之則言路塞人君無由得聞善道爾爲大臣此言亦非忠矣

成祖嘗謂通政司臣曰在外有司官來朝朕命言民間利病率云田穀豐稔閭閻樂業比聞山西饑民有食樹皮草根者未聞有一人言之自今言民情者悉記之如境內有災傷饑

僅不自言致他人言之者必正其欺隱之罪

○永樂十一年夏

成祖謂行在戶部曰人從徐州來言州民以水災乏食有鬻男女以圖活者人至父子相棄其窮極矣即遣人馳驛發廩賑之所鬻男女官爲贖還

成祖嘗謂指揮張昶曰皇親最當守法不守法罪比常人有加開平王永城侯德慶侯之家恃外戚生事壞法皆取滅亡前鑑不遠汝今

血行烟所向咫尺莫辨近日亦有以此獻於
巡撫山東都御史宋應昌謂可用以禦倭者
然試之無驗
○兵部侍郎兼學士商輅言從祀諸儒有未加
封爵者於所被章服殊不相稱於是追封董
仲舒爲廣昌伯宋胡安國爲建寧伯蔡沉爲
崇安伯眞德秀爲浦城伯
○陝西茶馬司舊制毎歲再遣行人巡視成化
三年巡撫陝西都御史項忠言近日勢家及

射利之徒往往交通守備官私販入番茶馬之政遂壞行人職甲言輕難以禁治乞依巡鹽事例暫遣風力御史一員往督其事陜西茶馬之差始此

○成化時禮部言學校端本澄源之地孟子切切於義利之辨誠恐學者利𣿖其心也近年學校生員聽令納馬納牛納草納米入監殊非教養本意且前代雖有納粟補官之法令而不用以補士子爲士子者知財利者可以

進身則無所往而不謀利或買賣或舉放或
取之官府或取之鄉里視經書如土苴而苞
苴是求棄仁義如敝屣而貨財是殖士心一
蠹則士氣士節由此而喪他日致用何望其
能興治有補於國家哉自今伊始雖有邊事
緊急艱難之處亦不許以監生生員納粟納
馬等項出身若再以此例開端者許該部六
科十三道糾正之用以端士心而美教化
○成化時學士商輅陳言時政內廣儲積一款

言臣切見各處預備倉所儲米穀本以賑濟
饑民每歲官司取勘口數里老止將中等人
戶開報其鰥寡廢疾無所依倚者一槩不報
蓋慮其無力還官負累賠納故也今後各處
預備倉饑民關過米穀不拘豐中年歲逼取
息一分有係鰥寡廢疾無所依倚之人不必
追徵將所收之息抵補其數抵補之外或有
餘剩自作正數入倉仍乞令巡按分巡等官
嚴督府州縣正官收放之際務在親行提調

漁取欲發兵剿之瓊州知州王伯貞執不可曰彼自相讐殺耳非有寇城邑殺良民之惡不足煩官軍衞將不從伯貞乃遣寧遠縣丞黄童覘之果讐殺獲首賊數人罪之黎人遂安

○名臣奏議書成

成祖謂侍臣曰致治之道千古一揆君能納善言臣能盡忠不隱天下未有不治觀是書足以見當時人君之量人臣之直爲君者以前

賢所言便作今日耳聞為人臣者以前賢事
君之心為心天下國家之福也

○永樂十五年

成祖以洪武間天下寺觀皆已歸併近有不務
祖風者仍於僻處私建菴觀僧尼混處屢犯
憲章命禮部榜示天下俾守清規違者必誅

○永樂間內官張謙及指揮千百戶等官使西
洋諸番還至浙江金鄉衛海上猝遇倭寇時
官軍在船者纔百六十餘人賊可四千鏖

戰七十餘合大敗賊徒殺死無筭餘衆遁去
朝廷聞而嘉之賜勑奬勞陞賞有差
○永樂中兵部言幼官襲職者有兒缺例不當
襲
成祖曰武臣當察其勇智怯懦及武事如何豈
當論相貌孫臏旣刖智尚可用況立軍功者
皆望祿及子孫一不得襲卽祿絶矣此人將
來生子當不復兒缺豈可絶其祿命襲之
○永樂十五年壽星見羣臣請賀

成祖曰比歲壽星見卿等以爲瑞致賀然四方旱澇蝗疫比比有之而鮮有爲朕言者朕之所願時和歲豐天下之人俱得其所賢者在位讒慝不作百工舉任其事政平訟理國家清明此可爲瑞壽星之瑞不足賀

○歐寧人有進金丹及方書

成祖曰此妖人也秦皇漢武一生爲方士所欺求長生不死之藥此又欲欺朕朕無所用金丹令自食之方書即與毀之勿令別欺人也

○永樂十五年十一月金水河及太液池冰凝
具樓閣龍鳳花卉之狀奇巧特甚此氷異也
成祖賜羣臣往觀羣臣請賀不允
○永樂間陝西耀州民獻玄兎
成祖以其圖并羣臣所上表及詩文賜皇太子
諭之曰賢君能敬天恤民致勤於理則有以
感召和氣屢致豐年海宇清明生民樂業此
國中之瑞也彼一物之異常理有之且吾豈
不自知今雖邊鄙無事而郡縣水旱往往有

之流徙之民亦未嘗無豈至理之時哉而一
兒之異喋喋爲諛夫好直言則德日廣好諛
言則過日增朕夙夜拳拳仰惟　皇考創業
艱難懼弗堪負荷不敢怠寧終不爲彼所惑
爾將來有宗社生民之寄羣下有言不可不
審之於理但觀此表及詩即理瞭然而情不能
遁矣

○

姚少師廣孝論文有曰今之爲釋老文字者
往往剿取釋老之說甚至模倣其體以爲儒

者不克卓立其意蓋爲宋蘇輩發也
○永樂十六年五月命都指揮衛青等調山東
都司馬步官軍緣海捕倭有功者奏聞陞賞
退避者即斬以狥當時軍令之嚴如此
○永樂十六年十月
成祖以天下僧道多私齊剃定制願爲僧道者
府不過四十人州不過三十人縣不過二十
人限年十四以上二十以下行隣里保勘無
碍然後得投寺觀從師受業俟五年後諸經

習熟然後赴僧錄司考試果諳經典始立法名給與度牒不通者罷還爲民亡命黥刺者不許

○永樂十七年

成祖令自今在外繫囚當死者悉送京師會官審錄無冤三覆而後決之因諭法司曰刑聖人所慎蓋輕者殘肌膚重者戕性命匹夫匹婦不得其死有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灾朕屢詔寛恤然慮在外有司罔體朕意濫及非

辜故令死罪咸送京師審錄爾等會審之際尤須敬愼不可輕忽

成祖勑皇太孫曰比聞出郊圍獵一軍害民即懲之以法使田里晏安毫髮無犯人傳爾之善至於北京朕聞之甚喜此可驗爾勤學之效矣大抵兵民相須撫恤惟均苟有所偏必爲所怨今爾於此一專使百姓知感德軍士知畏法足爲善行夫今日行一善明日行一善爾雖不自覺而善自然播之天下將有不

令而從不言而信者矣

（）永樂間給事中柯暹御史何忠等以應詔言事訐直詞侵工部尚書李慶等慶等不能平數言於朝請罪之

成祖曰敬天故求言今罪言者是逆天可乎又曰朕於今正欲聞過古之明王皆獎直言今汝數請罪之是欲朕爲何如主且彼所言汝等過失若誠有即因而改之豈非善德果若無之於汝何損今罪之將重其名而益朕與

汝等之過矣

成祖聞開徐等州縣民饑慨然歎曰君以民立國古人所以致雍熙之世者其道始于民足衣食雖有水旱災傷而民不至于饑窘者則恃蓄積有素佀如漢文景之世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太宗時民間斗米三錢行旅不賫糧亦何憂水旱 皇考置預備倉出內帑易粟儲之以賑饑荒此誠良法然有司必至饑民嗷嗷始達于朝又必待命下乃賑之其餓死者

已不逮矣其令有司今後遇饑荒急迫即驗實發倉賑之而後奏聞可也今各處所奏民饑宜急遣官賑之

成祖北征中途飭諸將曰軍中必嚴肅昏夜不得諠譁遇有警惟靜以制之不得妄動虜或遺人口駝馬牛羊諸物不可貪取恐爲所餌又曰馭衆之道固須部伍整肅進退以律然必將帥撫士卒如父兄於子弟則士卒附將帥亦如手足之捍頭目上下一心乃克有濟

至於同列尤須和協一隊當敵則各隊策應左右前後莫不皆然譬如舟行遇風同舟之人齊力以奮波濤雖險靡不獲濟矣

成祖聞山東高密逃民復業者有司徵其累年所負糧差因謂戶部臣曰往古之民死徙無出鄉安於王政也後世之民賦役均平衣食有餘亦豈至於逃徙比來撫綏者不得人但有科差不論貧富一槩煩擾致耕穫失時衣食不給不得已乃至逃亡及其復業田地荒

無廬舍蕩然農具種子皆無所出政宜賙䘏
之乃復徵其逋負窮民如此豈有存活之理
自今逃民復業者積年所負糧芻悉與蠲免
成祖北征聞軍士有取民田穀飼馬者責之曰
農民終歲勤勞以供國用汝獨不念耶兵行
之際芻粟一給於官又敢虐取諸民立命斬
之以徇

皇明典故紀聞卷七　終

皇明典故紀聞卷八

交河　余繼登　緝
臨朐　馮琦　訂
新城　王象乾　校

仁宗爲太子曾侍側
成祖顧問講官今日說何書對曰論語君子小人和同章問何以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則易進難退對曰小人逞才而無恥君子守道而無欲問何以小人之勢常勝對曰此係上之

人好惡如明主在上必君子勝矣又問明主
在上都不用小人乎曰小人果有才不可棄
者須常警飭之不使有過可也
仁宗爲太子居守時有守京城門內使言城門
郎擅離所守縱酒棄事者城門郎亦言嘗以
母病白內使暫歸即來未嘗擅離因以事忤
內使故挾私誣搆耳
仁宗曰城門郎無罪內使小人縱私上罔朝廷
下誣無罪之人豈可復用命下錦衣衛治之

仍命司禮監榜示今後內官內使有言事不實及挾私枉人者悉寘重典

仁宗監國時謂左都御史陳瑛曰官軍赴北京聽調者已多與道里費今聞在外擾民强市貨物横奪貧財道路苦之所領頭目亦不禁戢宜即出榜於所過之處戒諭將士有復犯者令民執送領兵官以軍法治之

仁宗爲皇太子時赴召過鄒縣見民男女持筐盈路拾草實者駐馬問所用民跪對曰歲荒

以爲食爲之惻然稍前下馬入民舍視民男
女皆衣百結不掩體竈釜傾仆不治歎曰民
隱不上聞若此乎顧中官賜之鈔而召鄉之
耆老問所苦具以實對輟所食賜之時山東
布政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爲民牧而視民
窮若此亦動念否乎執中言凡被災之處皆
已奏乞停今年秋稅曰民饑且死尚及徵稅
耶汝往督郡縣速取勘饑民口數近地約三
日遠約五日悉發官粟賑之事不可緩執中

請人給三斗曰且與六斗汝勿懼擅發廩吾見 上當自奏也

仁宗爲燕世子時

太祖嘗命與諸世子分閱皇城四門衛士還奏獨後問之對曰旦寒甚衛士方食俟其既食乃閱之故後

太祖喜曰能體䘏下人是吾心也

仁宗初即位置太師太傅太保階正一品少師少傅少保階從一品因諭吏部曰此

皇祖之制也　皇考聖明天縱可不置此官予
歷事未廣不無望於傅保卿等勉之
仁宗嘗謂吏部臣曰古稱官不必備惟其人今
過冗矣且賢否廉汙混殽無別廉汙無別則
廉者之心或怠君子小人并處則小人之勢
常勝且老病昏懦之人在位徒糜廩祿何裨
政理其在內諸司令堂上正官在外令巡按
監察御史及按察司明公廉察凡賢材者留
其貪刻庸鄙及老疾者悉送吏部罷之

仁宗以京師人衆而羙薪嘗取於數百里外謂兵部臣曰古山林川澤皆與民共雖虞衡之禁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其實亦爲民守非公家專有之京師軍民數百萬家薪非出山何所取給人君於民有父母之道苟可惠民皆當施之况山澤天地所産以利民者其居庸關以東與天壽山相接宜禁樵採餘聽人採勿禁

仁宗嘗謂工部臣曰古者土賦隨地所産不强

其所無比年如丹漆石青之類所司更不究
物産之地一槩下郡縣徵之郡縣還迫小民
鳩歛金幣詣京師博易輸納而商販之徒乘
時射利物價騰踴數十倍加有不肖官吏貪
緣爲奸計民所費朝廷得其千百之十一其
餘悉肥下人今宜切戒此弊凡合用之物必
于出産之地計直市之若仍蹈故習一槩科
泒以毒民者必誅不宥
仁宗嘗謂翰林儒臣曰爲政所大患者上下之

情不通比來朝野物議何如凡軍民中利有當興害有當革者卿等悉爲朕言當審其可否悉行之庶幾少紓民困

○長沙民有自宫求進者

仁宗曰游惰不孝之人自絕於父母豈可使在左右發爲卒戍邊

仁宗即位後賜蹇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繩愆糾謬圖書諭之曰卿等皆國家舊臣又事朕於春宫練達老成今朕嗣位軍國之務重須

卿等協心贊輔凡政事有闕或羣臣言之而
朕未從或卿等言之朕有不從悉用此印密
疏以聞其毋憚于再三言之君臣之間盡誠
相與庶幾朝無闕政民無失所而朕與卿等
皆不負　祖宗付託之重

○衍聖公來朝舊皆館於民間
仁宗即位孔彥縉入賀
仁宗謂侍臣曰四夷朝貢之使至京皆有公館
先聖子孫乃寓宿民家何以稱崇儒重道之

意乃賜今宅

○嘉河衛指揮阿必察遣頭目吱納等來朝奏乞授吱納等本衛指揮

仁宗謂侍臣曰一來朝遂授指揮再朝當授何官且有功者又何以賞之不許

○四方奏報雨澤章疏舊皆貯通政司司臣有欲送科臣收貯者

仁宗曰　祖宗所以令天下奏雨澤者葢欲前知水旱以施恤民之政此良法美意今州縣

雨澤章奏乃積於通政司上之人何由知又欲送給事中收貯是欲上之人終不知也如此徒勞州縣何爲自今四方所奏雨澤至卽封進朕親閱焉

仁宗嘗諭鴻臚寺曰故事視朝後諸司有急切機務不得面陳者許具題本於宮門投進奠得速達令訴私事丐私恩者亦進題本掩奸欺衆以圖僥倖壞法亂政莫甚於斯今後惟警急機務不得卽面陳者許封進題本其餘

大小公私之事並令公朝陳奏違者論以重罪

仁宗聞京城軍民私宰牛者甚衆因歎曰愚人苟圖目前之利更不恤刑罰命三法司自今私宰牛者十倍時直追鈔仍治私宰之罪

仁宗謂戶部臣曰田土民所恃以衣食者今所在州郡奏除荒田租得非百姓苦於征徭相率轉徙歟抑年饑衣食不給或加以疫癘而死亡歟自今一切科徭務撙節仍令有司凡

政令不便於民者條具以聞被災之處早奏
賑恤有稽違者守令處重罪
仁宗以羣臣進言者寡勑諭之畧曰朕以菲德
承大統君臨億兆顧天下之廣庶務之繁豈
一人所克獨理亦惟賴文武賢臣相與協德
共圖康濟是以嗣位之初首詔中外旁求直
言此實意也而涉月累旬言者無幾夫京師
首善之地四方之所視法今人困於下而不
得聞弊膠於習而不知革豈非憲紀不振言

路猶壅卿等皆受國家股肱心膂之寄無以
直言而慮後讒君臣同體相與至誠必有嘉謀嘉
猷輔朕不逮庶副倚重賢人君子之意
仁宗諭戶部臣曰農者生民衣食之原耕耘收
穫不可失時自今一切不急之役有當用人
力者皆俟農隙前代蓋有不恤農事而以徭
役妨耕作召亂亡者矣不可不謹
仁宗召大興宛平二縣官諭之曰朕即位之初
首罷不急之務以紓民力爾為京縣親民官

正宜加意撫綏使民先受其惠比聞在京百姓猶有困於徭役者此皆爾等不職之故昨者羣臣詢民瘼固有知而不言者亦有欲言而不知者爾切近民非不知也而亦不言何也今與爾約三日凡民間何事便何事不便悉具來聞朕爲爾處置若復坐視不理必罪不貸因顧侍臣歎曰朕憂憫百姓蚤暮不忘而一城之中猶上下不通如此何況數千里外哉古人所以戒無逸也

仁宗謂侍臣曰守成之主動法祖宗斯鮮過舉書曰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後世爲嗣君者往往作聰明亂舊章而卒至喪敗不救可爲監戒朕十餘歲侍

太祖皇帝側親見作祖訓屢經改易而後成書於閒暇時即召太孫及諸世子於前分條逐事委曲開諭之皆持身正家以至治天下之要道爲天子爲藩王能每事遵守豈有不福祿永遠者遂命司禮監刊印賜諸世子

○內官馬騏傳旨諭翰林院書勑付騏復往交阯閘辦金銀珠香本院官覆奏

仁宗正色曰朕安得有此言卿等不聞渠前在交阯荼毒軍民乎交阯自此人歸一方如解倒懸今又可遣耶遣之非獨詔書不信將壞大事此人近在內間百方請求左右爲言再往當有利於國朕悉不答卿等宜識朕意乃止

仁宗閱京官誥詞顧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

孜曰卿三人及蹇尚書夏尚書皆 先帝親任舊臣朕方倚以自輔凡朕所行卿等朝夕共見有未盡善皆當盡言朕見前代人主有一履帝位輙自尊大惡聞直言左右之人雖素所親信亦畏威順旨緘默取容或賢良之臣不肯默默言之一再而不見聽亦退而絕口以圖自全君臣之間各謂永享富貴然未久皆致禍敗朕與卿等當深以爲戒君臣一體務始終同心庶幾可以共圖利安遂取五

人誥詞親御宸翰增二語云勿謂崇高而難
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曰此朕實心卿等
勉之
仁宗於早朝時見靖江王府輔國將軍贇佩贇
偕班朝臣之下謂鴻臚臣曰贇佩兄弟宗親
豈宜過列疎遠其令班于駙馬之次著爲令
仁宗嘗諭楊士竒曰近日覺得羣臣意思多好
朕或乘快意發落事有過處朝退思之方自
悔而外間已進文字來甚愜朕心又曰書云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朕恒存此心聞羣臣所言有咈意者朕退必自思或朕言有失亦未嘗不悔

○洪熙中禮科給事中黄驥言西域使客多是賈胡假進貢之名藉有司之力以營其私其中又有貧無依者往往投爲從人或貸他人馬來貢既名貢使得給驛傳所貢之物勞人運致自甘肅抵京師每驛所給酒食芻豆之費不少比至京師又給賞及予物直其獲利

數倍以此胡人慕利往來道路貢無虛月緣
路軍民遞送一里不下三四十人伺候於官
累月經時妨廢農務莫斯爲甚比其使回悉
以所得貿易貨物以歸緣路有司出車載運
多者至百餘輛男丁不足役及女婦所至之
處勢如風火叱辱驛官鞭撻民夫官民以爲
朝廷方招懷遠人無敢與較其爲騷擾不可
勝言乞勑陝西行都司除哈密忠順王及亦
力把里撒馬兒罕等處番王遣使朝貢許令

送赴京來不過一二十人正副使給與驛馬
餘與驛驢庶幾陝西一路之人可少蘇息臣
又竊見西域所產不過馬及硇砂梧桐鹻之
類惟馬國家所需餘無裨於國乞自今有貢
馬者令就甘肅給軍士餘一切勿受聽其與
民買賣以省官府之費

仁宗謂禮部尚書呂震曰驥嘗奉使西域故具
悉西事所言甚皆從之

仁宗謂刑部都察院曰朕於刑法未嘗敢以喜

怒增損卿等鞫獄之際亦當虛心聽察量其情實有罪不可幸免無罪不可濫刑持法明信則人有所畏而不敢犯若不明其情而任已輕重或迎合朕意使人含冤抱恨者朕之所惡卿等其以爲戒卿等皆國大臣非獨自已當存矜獄之心如朕一時過於嫉惡處法失中卿等更須執正毋以乖迕爲慮朕不難於從善也

仁宗諭吏部兵部臣曰庶官賢否軍民休戚之

所係唐太宗書刺史之名於屏朝夕省覽聞其有善政則各疏于下故當時所用之人皆思奮勵致治效斗米三錢外戶不閉　皇考亦嘗書中外官姓名於武英殿南廊閒暇觀之今五府六部之臣朕朝夕接見得詢察其賢否若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朕既不盡識其人又不悉其姓名雖或聞其賢否邪正既久不能不忘為臣有善而上忘之誰肯自勉有不善而上忘之誰肯自戒如此國家何以

望治效爾吏部兵部具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姓名履歷揭示西序朕得問觀之以考察其行事而黜陟焉

洪熙元年元會禮部尚書呂震請備禮朝賀

仁宗以山陵甫畢事不忍遽即吉楊士奇等四人亦言不宜備禮遂不作樂止行五拜叩頭禮翌日詔士奇等諭曰爲君以受直言爲賢爲臣以能直言爲賢不受直言則過日增不能直言則忠不盡如昨日朝會從震所請今

悔何及賴卿等同心遂免此悔自今卿等遇朕行有未當但直言之毋以不從爲慮

仁宗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作印章命翰林院學士楊溥掌閣事侍講王進佐之親舉印授溥曰朕用卿等於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爲理道之助卿等如有建白即以此封識進來

仁宗以大祀南郊進分獻官諭之曰事神之道豈獨臨事之際則致誠敬要其奉天子民之

心積累於平日者皆已孚達鬼神所以祭則受福朕以非德上承祖宗主典神天所與協恭承天休者公卿百執事也尚體朕心敬亮天工仁卹斯民庶幾克享天心風雨調順年穀豐稔使斯民蒙福亦昭我君臣共事之美

仁宗謂刑部尚書金純曰自宮以求用者惟圖一身富貴而絕其祖宗父毋不顧古人求忠臣於孝子彼于父毋尚不顧豈有誠心事君

朕已决意不用此等人然其不孝之罪須懲

治今後有自宮者必不貸

○洪熙元年三月詔曰朕恭承大統爲天下生

民之主惟我　皇祖　皇考愛民之仁祗奉

不怠旦夕思念人命甚重哀矜庶獄惓惓在

懷夫刑以禁暴止邪道民於善豈專務誅殺

哉故律令之制善善長而惡惡短罰之輕重

咸適厥中顧執法之吏不能皆平有虛飾其

情傅致死罪而比附謬妄尤甚枉人朕深憫

之夫五刑之條莫甚大辟大辟之施身首異

處斯已極矣自今有犯死罪律該凌遲者依

律科決其餘死罪止於斬絞法司僉勿傅會

財情失實以致冤濫若朕一時過於嫉惡律

外用籍沒及凌遲之刑者法司再三執奏三

奏不允至於五奏五奏不允同三公及大臣

執奏必允乃已永爲定制文武諸司自今亦

不許恣肆暴酷於法外用鞭背等刑以傷人

命尤不許加人宮刑絶人嗣續有自宮者以

不孝論人之爲非固有父子不相爲謀者肆虞舜爲君罰弗及嗣文王之世罪人不孥自今惟犯謀反大逆者依律連坐其餘有犯止坐本身毋一槩處以連坐之法古之盛時恒采民言用資戒警今凶險之徒往往摭拾誣爲誹謗法吏刻深鍛鍊成獄刑之失中民則無措今後但有告誹謗者一切勿治爾中外文武羣臣宜端乃志悉乃心畏天愛人務崇寬恕庶有以佐朕父母斯民之治有或違者

必罰不貸

仁宗聞淮安徐州山東民饑而有司徵稅方急於是坐西角門召大學士楊士奇等令草詔悉免今年夏稅及秋粮之半官買物料一切停罷士奇對曰斯事可令戸部工部與聞

仁宗曰救民之窮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决之意卿等姑勿言命内官具楮筆令士奇等就西角樓書詔覽畢卽命用璽已遣使賫行顧士奇曰今可語

戶部工部朕悉免之矣左右或言地方千餘里其間未必盡無收亦宜有分別庶不濫恩曰恤民寧過厚爲天下主可與民寸寸計較耶

○洪熙中大理少卿弋謙因言事免其朝參自是言事者遂少

仁宗因災異屢見遂勑諭羣臣曰朕以眇躬處億兆之上御天下之大政務之煩殆難獨理是以數召求言僉與匡不逮此朕之實心也自

即位以來臣民上章以數百計未嘗不欣然
聽納言之而當即與施行苟有不當未嘗加
譴羣臣所共知也間因大理少卿弋謙所言
過於矯激多非實事朕一時不能槩之於心
而羣臣有迎合朕意者交章奏其賣直請寘
諸法朕皆拒而不聽令謙就職但免朝叅而
自是以來言者益少豈以爲無事可言與抑
懐自全之計而退爲默默歟今自冬不雪春
亦少雨陰陽愆和必有其咎豈無可言而爲

人臣者惟念保身何以爲忠朕於謙一時不能含容未嘗不自愧咎爾文武羣臣亦各思以君子之道自勉攄其嘉謀嘉猷凡於國家軍民利有未興弊有未革及政令有未當者咸直言之勿以前事爲戒而有所諱庶幾君臣相與之義弋謙朝叅如故

○舊制守衛皇城皆親軍諸衛軍士不得更番仁宗憫其久勞或經月不得歸見父母妻子命選散衛軍之精壯者助其守衛兵部尚書呂

慶言守衛事重散衛軍何可盡信
仁宗笑曰人未可盡信亦未可盡疑爲人上在
布德施仁以得衆心耳誠得其心仇敵可化
爲父子苟失其心素所親信有反目相噬者
古人云舟中敵國蓋旣往多有之矣
○太常寺奏犧牲所見畜羊少請給鈔遣官於
出產之處市買
仁宗曰能愛人而後可以事神朝廷事神之道
豈當惜費比年有司不達大體於市犧牲但

準洪武中價值凡物直隨時低昂豈有一定之理今民間諸物視洪武時直率增數十倍而祀神之物獨仍舊直民怨于下神其享乎自今供祀犧牲悉準在京時直給鈔往市如於所產之處時直不足則就所在有司不係贓罰鈔內補給畿內從巡按御史在外從按察司官監市毋致擾民

皇明典故紀聞卷八終